

越南短篇小说集

越南短篇小说集

[越南民主共和国] 裴德爱等著

伍 汉 等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上海

本书根据越南《文学报》等书刊译出

何和一 装帧

越南短篇小说集

书号 10051

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

(上海绍兴路74号)

字数 13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 插页 2

1964年8月上海新1版 1964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3) 0.56 元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內 容 提 要

这个短篇集一共收集了十一篇越南当代作家写的短篇小说，这仅仅是为数很多的越南优秀短篇的一部分。

小说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如《遗留下来的画像》和《韩老五》等，反映了越南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如何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炊事员同志》、《鱼簍》和《女站长》等反映越南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忘我的、崇高的精神以及新旧思想之间的斗争。《灯》、《父与子》等则反映了美吴反动集团的残暴蛮横和越南人民要求统一祖国的迫切愿望。

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从前线到后方，从抗战时期到平时时期，越南人民在各个战线上波澜壮阔的生活和斗争。

目 次

遺留下来的画象	裴德爱 1
韓老五	阮光創 15
林深不知处	春 庆 31
炊事員同志	黎 庆 75
魚簍	武氏常 91
女站长	凤 武 113
一个煮鸡蛋	怀 安 129
曼姐也去开会	依明珠 141
灯	范 虎 156
孩子們	阮 建 179
父与子	范 虎 198

遺留下來的畫象

裴 德 愛

我坐下來，把背靠在斧痕斑斑可辨的木柱旁。白天早已消逝了，廣漠無邊的夜幕籠罩在海岸上。這是一個沒有風的夏夜。微波互相拍擊的聲音聽起來也好象柔和悅耳得多。漁業合作社梅泥副主任把一盞馬燈掛在屋柱上，接着他順便坐在我的身旁，讓兩條手臂有氣沒力地垂過膝蓋。他惘然地凝視着我，好一會，他以粗啞的語調追問道：

“誰告訴你說我收藏那幅畫，干麼你這樣不怕跋涉地跑來找我呀？”

“我是聽一個熟人說的，他也是一個南越的戰士。”

主任把上身扑向前來問道：

“他是位營長嗎？”

“對，他是位營長，名字叫老名。”

“噯，對啦。就是他呀！”

他一面叫起來，一面匆忙地以微抖的雙手攔在我的膝蓋上。從這位約莫四十歲的南越漢子的眼潭里射出炯炯的光芒，一對烏烏的眉毛緊蹙起來。他把兩只手縮回去，深深地嘆了

一口气，随即摇摇头說：

“那幅画……那幅画……不在我这儿。我不再收藏它了。但是遺失是遺失不了的。一直到現在我相信它仍然保留着。老兄，那幅胡老的画像，并不算精致。因为这是由一个庄稼佬出身的画匠繪成的。如果把它拿来和今天胡老的画像比較，那又怎能比得上哩。但是有一点我敢对你說，那幅画是世上的金銀所不能比拟的。因为在人世間再也沒有第二个人会这样来画它……”

讲到这里，他抬起手来抓抓胸膛，这样的一个动作，使我覺得好象在他胸腔里現在正滾着什么热烫烫的东西似的。

“天呀，画这幅画的人就是我的弟弟。他画那幅画时正是他一生的最后时刻。好吧，我索性把我的家庭环境毫无保留地告訴你吧。老兄，我的爹媽和我的另外几个兄弟都早已去世了。最后只剩下我們哥弟俩。我老七，他老八。他的名字叫阿都，我不愿意让弟弟成为一个庸俗无知的人，所以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下地，代人收割、捕魚来让他上学。老实說吧，我有些土里土气，又笨手笨脚，头脑不象他那么清醒。而且我的脾气是沉默寡言，而他却性格开朗而且胆量过人。在乡里有誰欺侮了我，那么他就袒护我，敢于抗拒任何一个侮辱过我的人。

“这样，他在乡里小学毕业后就到省城投考，学习将近一年就輟学了。他从小手指灵巧。停学后他回乡和我一起耕田打漁，但他却酷爱繪画。我們整个屋子里都挂滿了他画的东西。什么牧童在田野放牛、漁夫、还有什么风景画啦，花样真多。乡里的扎紙匠們也要逐漸地拜服他。我們乡里有个大庙

要修葺，因此人家就特地請他去画庙前屏风上的麒麟。由他画的麒麟一直到抗战期間还保留着。后来法軍毀坏了这个大庙，拆取磚头去修筑碉堡。那时候他又学习画人象，慢慢地把人形画得很逼真。給乡里的老大爷老大娘們画的象，个个都夸奖他画得真。过了不久，全乡的人都叫他为‘画象老八’。他每次画一个肖象，人家就給他一籬谷子作为报酬，一有什么喜事忌辰又請他去吃一頓。碰到喝酒时我总是想法避开，而我的弟弟却是个善飲的人，他越喝面龐却越发蒼白。抗战时期他参加过自卫队。1946年打游击时手上曾受过伤。由于伤口化膿而紅肿起来。从省城里来的医生对他說：

“阿都，以我看来最好让我把你的手鋸掉，不鋸掉它怕有生命危险。”

“弟弟回答說：‘如果不鋸掉要危及生命那就鋸吧。如果鋸掉而死，那我就砍下你的脑袋。’

“‘但是这里沒有动手术用的鋸子。我想用木匠的鋸子来代替，你忍受得了痛苦嗎？’

“弟弟平靜地回答說：‘行，尽管鋸吧！’

“他立即卷起衣袖。从談話时到动完手术还不过十五分钟。沒有酒精，医生就用糯米酒来消毒鋸刀。医生鋸得連手都发抖了。老兄，那时的情景請你想想看吧。相反地，弟弟从不开口叫一声。他把面孔朝向另一个地方，流出来的汗珠儿沿着太阳穴沉重地滴下来……。你瞧，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失掉了左手以后还照样去打冷枪，埋地雷。他最忙碌的日子就是胡伯伯的生日快来到的时节。我記得乡自卫队政委常常对他說：

“算了，阿都，你別再去埋地雷吧。五月十九日快来到了。打漂亮仗讓我們來搞，你在家画好胡伯伯的象。乡亲们个个都希望你能够画出胡伯伯的象，好让大家来悬挂。那么你就在家画吧。祝賀胡伯伯的生日，家家户户都有他老人家的画像悬挂，那該多好呀。”

“这样一来，我的弟弟便起早坐晚地动手画着胡伯伯的象。那时当然是照着旧象片的形象描繪的，所以胡伯伯显得瘦削些，那里象今天这样面容丰满紅潤哩。弟弟不停地画着，因此他对胡伯伯臉龐上的每一条綫条都画得非常熟练。画完这一幅再画另一幅。乡亲们整天在我家里进进出出，怀着极其尊敬的心情迎接着胡伯伯的画像回家悬挂。弟弟給每个家庭都画了一幅象之后，接着又画了一幅巨象，着色非常精致。那天晌午他画完后問我說：

“七哥，你懂得我画这幅巨象用来干啥嗎？”

“我还来不及回答，他靠攏我的耳边輕声細語地說：

“把它挂在市場上那棵老椰子树梢上，让乡亲们都来瞻仰瞻仰，同时也让伪軍們看看，免得他們責怪咱們不讓他們看看咱們領袖胡伯伯的慈容。”

“他說完后纵声大笑起来。从抗战以来不論什么时候他都是这样的談笑风生。那年他只有二十二岁。尽管他失去了一只手，但是不論何时他都表現得十分乐观。他是个說得到做得到的人。当天晌午他剛告訴我，第二天早晨就听見趕集回来的妇女們紛紛議論着胡伯伯的画像挂在老椰子树梢上的事。在市場上的乡亲们一看到胡主席的巨象都感动得淌下泪来。

协奥碉堡的敌军也站住瞧，但不敢攀上去取下，因为在椰子树下插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不许取下胡主席画像。如敢违令，立即就地严惩。’我还记得，敌军碉堡指挥官摩鲁尼是个刚满二十六岁的年青法国鬼子，长得不算丑，离开法国不过一年多，单在协奥这个地区他就杀害了近三十个人。那天早上，摩鲁尼听到士兵的报告，他立即走到现场去。他反背着双手，站在那里久久地凝望着胡老的画像。可是他并不下令取下来。过了不久，他亲自带了两排兵士冲进乡里。游击队立即予以抗击。打到下午，敌人死了六七个。当他们溃退时抓走了几个居民。给抓走的人群中有个党员名叫老九。因为他一双脚长得象鹭鸶的脚似的，所以我们都叫他‘长脚九哥’。他给押到碉堡时伪军立即认出他来。摩鲁尼把他解到老椰子树下，然后掏出手枪来指着树梢上叫他爬攀上去，把胡老巨象取下来。老九哥知道当我们挂上巨象时并没有安上什么炸弹、地雷之类的东西，可是他偏这么说：

“‘游击队在上面安上炸弹，我不敢上去。’

“摩鲁尼把子弹往枪膛上一推，威胁着说：

“‘马上给我上去，敢说半个不字，我马上枪毙你！’

“老九哥站在椰子树下，抬起头望着胡老的画像。摩鲁尼再一次催促着。他翻过头来怒视着摩鲁尼，然后坚决地摇着头。这个刽子手举起枪来就地枪杀了老九哥。老九哥虽然牺牲了，但那幅画像仍然挂上面。摩鲁尼气得发疯似的。接着他又强迫乡亲们攀树取象，乡亲们个个都不听。叫伪军攀上去，伪军也不敢。摩鲁尼真的气得七窍生烟，他拿着枪指

着一个伪軍的脊背强迫他攀上去。那个伪軍看見摩魯尼拿枪在手，又那么杀气腾腾地，怕給枪毙了，因此不得不攀上去。剛攀到半途，正在树梢上吃椰子的松鼠看見有人爬上，立即惊慌逃窜，致使几顆成熟了的椰子猛掉下来，那个伪軍慌張极了，吓得从上面骨碌碌的滚下来。他倉惶地双手合十不停地向指揮官作揖。他口吃地說，要枪毙就枪毙吧，他死也不敢再爬上去了。指揮官没办法，癡笑了一下就回去了。因此胡老的画像原封不动地挂在椰树梢上。两三天以后，突然刮起一陣巨风，画像才給风吹失了。乡亲们找遍了香蕉林、綠竹丛都找不到。在我們村寨里有个名叫拉揸胡子老四的，素来喜欢胡扯。那次他捋着胡子，态度严肃地对大家說：‘算了，别再花時間去找了。那晚我梦见风神爷。我便責問他老人家說，按理您要請胡老去，也要事先通知乡亲们才对呢。他老人家恳求我說，不能事先泄漏天机，現在特地通知你，請你代我轉告乡亲们……’老四一向沒天沒地的胡扯，因此每次当他胡扯时总是經常遭到人家的責問或反駁，可是这一次好象沒人愿意反駁他。”

副主任叙述到这里停住了。他解开上衣之后又接着說：

“我和老九哥是亲密的朋友。我听见他牺牲的消息时我非常敬佩他。老兄，因为我体会到老九哥的精神，所以我敬佩老九哥，但是我至今仍怀疑摩魯尼他虽然枪杀了老九哥，可是他说不定不懂得为什么老九哥宁死也不愿攀上椰树的原因……也許他以为老九哥怕炸彈才不敢攀上去哩。”

我随口問道：

“天晓得他懂不懂呢？”

副主任切断我的话說：

“不，那件事他应该懂得，隔了几个月以后又有一个人，也象老九哥那样倔强，这就使他进一步懂得。那个人就是我的弟弟。对了，两个月以后阿都给逮捕了。因为秘密地洞給軍犬嗅出来了。摩鲁尼头一次利用軍犬就抓到我的弟弟。阿都跳出地洞时如果不給流彈擦过額头和大腿，他本是可以逃脫的。但由于他身負重伤，以致被捕。开头，摩鲁尼以为我的弟弟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游击队员而已。可是几个协奥地区的伪軍向摩鲁尼报告說：

“‘指挥官大人，这个家伙名叫阿都，几个月前就是他画了他們領袖象，然后挂到椰子树梢上去。每年他都是这样搞的。’

“摩鲁尼知道了这件事，那天下午他就不想匆促地来处死我的弟弟。第二天天剛朦朧亮，他突然帶領着敵軍圍捕所有在市場上的人和一些住在协奥地区的乡亲们。把所有的人赶到鉄桥附近的草滩上，强迫大家来观看他如何判处我的弟弟。有个人奔进村寨告訴我。因为我极疼爱弟弟，所以拚着一条命偷偷地摸出来，我挤进了乡亲们的人堆里去。当我赶到时已看到弟弟双手被反縛坐在草地上。摩鲁尼用法国話对大家說，由一个翻譯把他的話翻譯出来：

“‘今天指挥官要审判这个画胡志明象的家伙。指挥官早已下令要割断这个家伙的喉嚨。今天指挥官亲身来处决他。指挥官要他当众受罪，使大家都亲眼看到这件事。’

“我听他說完了以后，只好勉强撑住身子站住，我想最后一次地望着弟弟的臉孔，好让枪声一响，在他受刑之后，我永久地記住他生前的容貌。眼前，弟弟面色蒼白，这是因为头部和大腿的伤口流血过多的緣故。但他的态度是多么地泰然自若呀。稀疏的头发复盖在两个額角上，他以又冷酷又仇恨的双眼瞅着那个指揮官。当他的視線和我相碰时，它立即緩和下来，接着毫不放松和平靜地望着我。我难过得很，把視線轉向別处去了。过了五分钟光景，他們仍然毫无动靜。我瞅着摩魯尼，我覺得非常詫异。只見他板着那副死魚似的面孔，一只手紧握着斜挂在腰間的枪把，另一只手死撐住下巴，好象正在深思什么似的。敵軍們已把英国平头式的步枪瞄准着弟弟的脑袋，只要摩魯尼下一个命令，子彈就射入弟弟的脑袋，这时候，摩魯尼抬起手来。我閉住眼睛把面孔轉到別处去。但是好久沒听見枪声响，周圍的人突然騷动起来。我轉过身来看見摩魯尼大力地搖着手，暗示着士兵們分成两边。随后他招手叫那个翻譯和他一起走到弟弟跟前。他向着弟弟說：

“‘从前你在哪儿学过画？在嘉定美术学院学过，是嗎？’

弟弟不理不睬，摩魯尼用大拇指指着胸膛說：

“‘你不曉得，我也是个画家呀。我知道你会画画，所以我还不想打死你。但是我倒要問你一句：如果現在我放了你，你还敢画画嗎？’

“弟弟动着嘴唇鄙視地說：‘画画是我的职业。’

“‘現在我让你画，你还敢画嗎？’

“‘画什么？’

“‘画什么随你的便。画胡志明象也行。’

“弟弟以倔强的語調回答說：

“‘你說得太笨了。我們領袖的形象我怎么不敢画。不論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画它！’

“摩魯尼听見弟弟这样回答，他用那对綠得象猫眼的眼睛盯視着弟弟。他移动着身子走到翻譯兵的身旁，然后耳語着。那个翻譯兵对弟弟說：

“‘指揮官說的是实話。如果你敢在枪口下画画，那么指揮官以軍人的荣誉为担保，他不枪毙你。喏，你不曉得，他是个有學問的人，从前他在法国也学过画。就是目前，有时候他也喜欢画着玩儿。他倒要看你画画的本領。他想派人去取紙笔让你在这里画画。你画得了嗎？’

“这时弟弟把低垂在額头上的头发甩到后面去，他点着头，絲毫沒有犹豫的神态。我料不到这个指揮官有着如此异想天开的念头。开始时我怀疑这个指揮官設下什么圈套来引起一些不良后果。但是，另一方面我却非常信任弟弟。他在和敌人斗智的时候从不认輸过。摩魯尼看見弟弟点头答应，他立刻从袋里掏出一串钥匙，然后擲給一个伪軍。当伪軍走上碉堡的时候，摩魯尼下令給弟弟解开了绳子。他走到弟弟面前，嘴里巴拉巴拉地抽着烟斗。他傻里傻气地望着弟弟片刻，随即把烟斗从嘴里抽出来，他說：

“‘象你們这种人那懂得什么画呢……如果你懂得画画，起碼你一定会喜爱天然景色和热爱生活。为什么你不画风景、动物或者画別的一些什么……却偏要画这种画来扰乱治

安呢？’

“接着他放輕声調說：

“‘你曉得拍特先生这个人嗎？他是巴黎著名的天才雕刻家和画家。現在在嘉定美术学院当院长，他教你們曉得什么是美，教你們曉得什么是一个最文明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我們的法兰西共和国的繪画艺术。誰料到你們竟然杀掉他，杀掉一个名画家……拍特先生不是个軍事家，他不是个带枪的人，他只不过是和在拉娥公路上巡邏的鉄甲車护送兵团的軍官們在一起而已。你們竟开枪打死了他……’

“听他这么說，弟弟稍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以激昂的語調說：

“‘象你們这班家伙还胡扯什么天然景色、树木花卉。首先你張嘴跟我讲这些話的时候，应当环顾一下礪堡四周，看看还有什么树木生长着嗎？开滿鮮花的树你們鋸掉了，快要結果的树你們也砍掉了。甚至連一些柔草也遭到你們兽蹄的殘踏，你說你是个画家，我也許相信你这么說。你还說法国有着名聞于世的繪画艺术。对，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你們却不能沾它的光，听見了嗎？你說我們杀死拍特先生是杀死一个法国画家。不，我們越南人民从来沒想起要杀害法国的真正的画家，相反地，我們非常敬愛这些人，你讀过我們的領袖所写的《抗战一定胜利》这本书嗎？在这本书里，我們領袖曾經明确地指出：“我們打的是法国殖民主义侵略者，我們不打法国人民……”你所說的什么拍特先生如果真的給打死了，那是他自找死路。我們向着裝滿侵略軍官的装甲車队开火，我們的机

关枪彈哪里认得出誰是什么拍特先生而避开他呢。’

“我的弟弟和摩魯尼的对答剛到这里为止，而剛才回到碉堡上去的那个伪軍已回来了。他把一卷雪白的图画紙和一个漆得亮閃閃的装着彩色的木盒子递给摩魯尼。这个法国侵略者拿着这些东西走到弟弟面前，他謹慎地打开了紙卷，然后鋪在草地上，接着把彩色盒搁在一边。我神情緊張地注視弟弟的每一个动作。在这种情景下，乡亲们本来沒有誰愿意站在这儿看着令人伤心的事件即将发生，可是这时大家却挤上去要看弟弟怎么来对付敌人。弟弟正准备在草地上画画，現在弟弟只有一只完整的右手和左脚，他的右手由于給捆縛过久，剛解下绳子时，一定是麻木或者是其他原因，所以只見他不停地甩动着手，好一会儿才能动作。首先，弟弟打开彩色盒子。我看到他的眼光一碰上装得滿滿的色粉画笔和一些炭笔时，立即从眼潭里閃露出一道兴奋的光芒。这个彩色盒子对他來說的确是太寶貴了。他哪里买得起如此体面的彩色盒子哩。他用手摸一摸各式各样的色粉，最后他只拿起一根炭笔来。我感到有点愕然。我猜想也許他体会到他的体力已不容許他花費那么多時間来調配色彩，涂紅抹綠了。所以他只好拣取一根炭笔，随后他用左手腕压住那張紙，用右手抹平紙面。但是碰到棘手的事是从河边刮过来的风把那張鋪在草地上的紙吹得不断地翻动着，弟弟苦于处置，一时沒法画下去。

“摩魯尼看見这样，就立刻叫翻譯兵跑到碉堡上把那个画架搬下来。接着他亲自把画架搬过来放在弟弟臉前。他料理布置，把画架放低，把画紙鋪平在画架板上，接着在四个紙角

上釘上画釘，搞完后他搓了搓双手，然后退开。这时，我的弟弟随即把那只受伤的脚叉开一边，把折断的手肘托在草地上，然后撑起身子，往前挪近一些。他右手拿着炭笔，在空間快捷地比划着虛綫，而笔却还没碰上紙面，突然間一滴殷紅鮮血从額头上滾落在画紙的正中，他停住手，紧蹙双眉凝視那滴血，他緩慢地放松了那只拿着炭笔的手，举到額头上揩着血。立即我感到渾身的血热燙燙的。摩魯尼这家伙面容变白。他下意識地用手抓一抓他那毛茸茸的胸膛，这时周圍的乡亲们們都騷动了，有人失声地叫着‘天呀……’，有些妇女泪珠瑩瑩地啜泣起来。老兄，我的弟弟开始用手指蘸着額头上的鮮血作起画来。一开头他就着手画胡老的眼睛。他以全副精力来画这对眼睛。我站着瞧，但双脚好象踏在火炭上那样难过。那时我不太担心弟弟的命运，担心的倒是他是否有足够的气力来画完这幅胡老的画像。当时这件事已比弟弟的生命还貴重得多。我只盼望弟弟能够抬起眼睛来瞧我一下，那我将深情地注視他，以便在精神上鼓舞他。可是弟弟并不看望我。他的眼睛只貫注在画板上。画好胡老的左眼，由于过于疲弱，他昏倒了。摩魯尼叫一个敌军拿着水瓢子到江边舀来一瓢水潑在弟弟的臉上。他醒过来时，蘸在手指头上的血已干掉了。他扫視一下周圍的乡亲们們，接着又蘸起額上的鮮血低头画下去。当弟弟画完了那对慧眼的时候，我感到周身輕松。可是我的弟弟又一次的昏迷过去了。剛才舀来的剩余的水又潑在弟弟的臉上。他慢慢地苏醒过来。这次他坐起来，十分快捷地用手指画着。当画像接近完成时，弟弟突然以左手肘抵住地面，端詳了十下